讀史糾謬

讀史糾謬卷第十二

溆陽牛運震撰

北齊書

神武本紀

屢言神武祥異之徵似涉附會其扺揚州止圍焦中青衣守門赤蛇蟠床事尤誕　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語欠明終當爲其穿鼻鄙俚不成語　敘神武往山東爾朱兆自追之結盟襄垣本末總不明晰　爾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云云以下敘爾朱兆一邊事與神武紀無涉不如省

去　叩心當作拊心　初晉泰元年十月云云此段硬插入無謂眞可以無有　初未戰之前月云云此段詭託神助殊屬誕妄不經　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云云此段係詭怪附會之談小說好事者爲之不足以溷正史　魏帝旣有異圖茍歡魏臣也魏帝欲告之耳何得云有異圖語爾高司王元象兒拳正如此此語殊不明　神武如天池獲瑞石云云此瑞應瑣事可省

文襄本紀

執射字未穩　文襄紀稽首並與北史同至魏帝詔曰云云

云可復前大將軍以下矣入文景招降侯景事載文襄與
景書及景答書甚詳此抄梁書侯景傳爲之御自冗雜不
成體裁　北史載武定五年六年七年文襄朝鄴還晉陽
事跡極詳齊書並削去不載止載其南臨黎陽反晉陽遣
書百寮令朝臣舉賢良數事而已　壬申東魏主與王獵
於鄴東云云載文襄侮辱魏主事本末不明語無倫次閱
之眞不可解　朕朕狗腳等語眞不成句　東魏主不堪
憂辱詠謝靈運詩云云此段載入無謂　先是訛言曰軟
脫帽床底喘此亦不成讖語乃以爲文襄被弒之應邪

敘文襄被弑本末亦無雜不倫　文襄紀篇首全錄北史後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問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後人雜取之以成此篇必非李百藥原文也

文宣本紀

總紀文宣事北史太詳齊書過畧均非適中之體　文宣殺典御丞李集事當載之　其愛寒餒此處當有后憂饑寒不得活之言故下帝歘然應曰得活方有情致本末不然亦不免疏漏　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云

云按此亦迂怪之談不足憑信　沈璧屬于不成句必有
訛文　魏帝禪位一詔一冊詞意大概相同錄其一可也
天保元年宜另行特書　詔封崇聖侯以奉孔子之祀
又云下及孔父老君等旣稱孔子又稱孔父稱謂互異殊
不可解老君之稱尤不經　帝以肉爲斷慈句不穩確
文宣殘虐荒淫無道已極當於編年中載其不道之實事
乃詳晰可徵今敘次中竟未一及而於總收處見之究竟
籠統空廓絕少事蹟似非紀實之體　論後附贊此本後
漢書體製然贊語可省　天保七年發山東寡婦二千六

百人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　北史作十二三　約

敷爲是　併省州郡詔北史不載　九年誤連行寫　乾

明元年此係廢帝年號在文宣紀中不宜跳行另寫　魏

覽依災因而致斃不似收煞語當用北史武成議廟號事

作結

廢帝本紀

跡字足旁亦爲跡豈非自反邪語意不明　大寧二年葬

於武寧之西北此本葬廢帝御連孝昭覽直下似葬孝昭

矣此敍次不明處　天文告變不載何變亦一漏闕　廢

帝紀全抄北史不易一字

孝昭本紀

孝昭紀亦北史舊文論亦不易一字　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衂語殊不可解本不令人了了　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語亦未分曉李陵所爲有何可壯邪　承旨有納眞不成語　叙孝昭納諫文宣逢怒觴旨被寘暴事沓拖堆摭不成文法叙次之陋至此已極　禁友王晞語亦不明　唯云去逼而已語本不明監本北史漏一去字更難解　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此後世文書用仰字

之始　甲辰詔曰云云此處未點明不豫驟入詔書殊覺突如其來　初帝於濟南約云云敘帝害濟南王及臨終事亦嫌其繁瑣　彌所克勵亦不成語　其樂聞過也如此也字可省此句亦當在答如顯安之下

武成本紀

詔斷屠殺以順春令北史作普斷屠殺　歸宇文媼于周歸閻媼于陳此等事似不必載之帝紀　帝又夢之此句可省　始將傳政云云事絕怪卻無關大體不足紀　武成紀篇末少總收亦闕論語甚見草率　武成紀亦與北

史同

後主幼主本紀

於周爲天和元年當作是歲爲周天保元年　周人來通和當作周人來聘　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當作尊太上皇后爲皇太后　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誅當作殺　壇壝蕤之內忽有車軌之轍云云此等怪異事本瑣瑣不足紀且紀載亦傷繁冗　敘後主欲奔突厥事語極冗少裁省　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語亦稱但之甚　以爲帝王當然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云語俱稚氣　初河清

末武成夢大蝎云云此下紀亂亡之徵數條事極瑣細不堪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此等稱謂標目史家無此體裁看史記始皇本紀贊引過秦論只一筆拖起云善乎哉賈生推言之也何等風致　然其大行長城之固自若也云云全學過秦論筆調

皇后列傳

彼將有覺願絕勿顧何意不明　帝所以中止當作帝以中止　及后崩武成不改服云云此段可截去帝女進白袍及和士開請止樂二事以就簡徑　帝又自呈露以示

舉下此句可省　俗徒邀狎太后以弄舉獻弄字字意不明　陸媼既非勸上者諸拙滯之甚　於太后前作色而言曰措語亦不倫　然而竟造焉亦不成句　更不採輕齊不採字部但之極　陸大姬卽陸媼也忽稱大姬忽稱媼亦不可訓　北史有蠕蠕公主傳及彭城太妃上黨馮翊高陽諸妃北齊並無之　北史馮淑妃傳亦齊書所無

北齊皇后傳並與北史同惟少諸妃傳

高祖十一王傳

疑非已類句不明似當作疑非已子　又見銜不成句法

勑與離絶句亦不明孜不知勑誰與離絶　其愚如此句贅可删　馮翊王潤母鄭妃與之同寢有穢雜之聲此言疑似曖昧彰之史冊不可爲訓古來書紀所傳苟非蠻夷未有妻母者也况馮翊王頗廉愼有賢聲邪　十一王傳竝與北史同傳末少論贊

文襄六王傳

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此條當用順敘自然明白如此倒敘便自費力　後主謂近臣曰我寧使周得并州云云此處正敘延宗與周師對敵事忽入此數語承接

不叶　時四更也不成語　使者欧亡爲上至是應爲此語不解　及至長安語亦含混突接令後主起舞不順

文宣四王孝昭六王傳

武成因怒李后云云此事敘來並無根據令人不解原委

紹德何時封太原王邪亦未敘入　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云云此段與此處事無關涉當在琅邪王傳中　諸王傳與北史同

趙郡王琛清河王岳傳

趙郡王叡事跡頗詳當作趙郡王叡傳其父琛事但附入

之耳此立傳賓主之法自漢以來史家不講久矣　尋亂
高祖役庭此句渾敘終屬含混　遂精神不怡句輕泛不
切　欲命醫看之俚句　但聞有所生云云亦不懇痛
甚以悲傷不成句　休務一日不如言罷政　而精神不
樂精神二字可省　敘觸暑熱不飲氷事語極繁贅　退
遁稱歎句可省　高祖深以憂之亦不成句　故時論紛
然云云此傳疑之筆可省　欲行大戮當作欲斬之　總
論發端甚泛不切事情

廣平公盛陽州公永樂等傳

小小義取謨復畏眞不成語　不爲可使亦不成句　行

臺郎王行思之辭也此句可省　告示何物事句亦不明

廣平公盛襄樂王顯國武興王普並無事實可紀不足立傳且此篇所載上洛王子元海平秦王歸彥南安王思好皆以叛逆舉事不成伏誅廣平等與此不類更不宜同列　此卷與北史並同

竇泰尉景等列傳

尉景傳而不能忘懷財利庸句可厭　庫狄干傳稱干清約自居又云事多煩擾按清約煩擾事不相貫豈以一人

之身而自處與何事迥殊邪　言戲過度言戲二字生揑稱甚　任城多少人皆極重都不成語　韓軌傳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勝字疑訛或是姝字　寶泰等六人並以高齊勳戚同傳　此卷與北史同並少總論

段榮列傳

榮語人曰易云觀於天文云云引易數語可省北史去之招私親之譏語欠明　段榮子韶謀畧功烈甚著當作段韶傳而榮事帶敘可也　所謂衆者云云數句亦嫌其繁　世祖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當作世祖欲避之可矣

總收段榮爲人摘其好色慳財二事亦殊瑣瑣　敘段

孝言爲人淫惡貪黷無已極卻稱其舉止風流招致名

士世論以此多之褒貶之間自相矛盾殊不可訓　語曰

率性之謂道引喻固可斷章然此處引用此句亦太不倫

斜律金列傳

沙苑之役高祖以地阨少卻爲西師所乘金以鞭拂馬請

高祖還北史敘之最詳且云漸金先請幾至於危齊書畧

之　金本名敦改名爲金苦其難署也齊書亦不載北史

又有文宣持矟走馬以擬金胸事　天子嫌人當作天子

嫌之　北史稱斛律光馬面彪身神爽雄傑齊書無之
齊書載光射雕事北史乃更有射雁之事　北史文宣時
周人常椎冰於河懼齊師之過及武成時齊人椎氷以防
周師光常以爲憂齊書缺載其事　帝賜穆提婆晉陽之
田光以爲有闕軍務北史又有賜提婆清風園事　啓云
軍過帝京會帝前所疑意此數語省之反覺明晰　北史
光臨絕云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此語不可省
北史載邢祖信籍斛律家一事亦不可少　北史總收斛
律光爲八頌詳　光與弟羨畋獵所獲光必麗龜達腋羨

所中非要害之所先敘明其故發交分解反覺減色且嫌

煩複不如省之爲妙　總論全局北史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列傳

願免下人此句可省　仍云渤海舊人此句欠明晰　責

隆之不能協和句亦欠贅　今日何在句意殊不可解

論者謂有報應焉句極鄙俚　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並

以高齊故舊倚任親重而行檢不修賄跡彰聞故得並傳

賀拔允蔡儁等列傳

俱見魏史史家敘次無此體例史記漢書有云事俱載某

本紀某列傳中後世猶譏之然史漢尚是本史中互見也

魏武帝之猜忌高祖也不成句法　當時咸慮允爲變允誤作尤　終不徒然也亦不成語　庫狄迴洛庫狄盛並無事實功勳絕少俱不足立傳　又有薛珍段琛牒舍樂尉摽云云此附傳體也當在篇末侯莫陳相之後庫狄迴洛等當以此法載之　賀拔允等十四人以勇力戰功同傳

張瓊斛律羌舉等列傳

尋爲武帝所害害當作殺　除清州刺史清字訛　差居

雅道頗不成語　謚曰以下脫文　朱顋弟祕劉學博覽
撰述甚富當附之文苑傳　王則毀舊京諸像以鑄錢此
事未爲非法在隋唐時則以爲逆跡矣　便禁止綛宗數
日當作禁拘　大丈夫有復先業理否此句未明快　綛
宗率兵討擊之大破當作大破之　劉世清范舍樂庫狄
伏連並附傳劉世清附之斛律羌舉傳中甚無關合不如
總附之通傳之末　張瓊斛律羌舉等傳首或云壯健有
武用或云驍果有膽力此一傳之骨也

高乾封隆之列傳

相與雖則君臣實亦義同兄弟句未爽適　乾雖有此對然非其本心云云語極冗贅情跡卻不爽明高乾傳極有軒昂條達之致而此處事情略有曲折便敘述不得條理此作史之難也　魏武齊高分屬君臣乃云武帝將貳於高祖不語武帝便有異圖立言殊不得體　曾與乾邕私有盟約云云乾傳並未及邕此處突以乾邕並稱未免突如其來　山道峻隘已為寇所守險句意重複　未備之閒稱俗不成語　謂世事艱難此句插入不倫可刪　令若又啚我狂飲云云數句冗贅應有裁省　呼延族劉貴

珍劉長狄等並附傳　言戲微有褻慢直不成語事亦不足記　亦哭在限別行戲話並不成語

李元忠盧文偉李義深列傳

元忠戲謂高祖云云此等恢調語本無意味不如節之

義旗多見猜阻義旗謂建義旗之人也語殊不明　不以世事經懷初不以物務干懷語涉重複　常布言於執事布字不穩　詢祖初襲爵封大夏男云云此條亦小說家言卻無意味　愔曰故舊皆所際云云此條問答無意味可刪　詢祖鄭妃挽歌詞亦可不錄　言辭之間微有疎

失語殊稚軟　近於白矣於字可省　若爾終介爾詩語殊腐陋之極

魏蘭根崔㥄列傳

明日將過我自共語語不了了　是時顯祖已失德語亦不能達意　若共明聖自可待我高王云云意可暗會而語句究不爽豁　皆是衣冠之美句亦稚鄙　裴云我初不喚君食云云語固豪爽猶嫌其繁

孫搴陳元康杜弼列傳

崔祖螭反搴願得逃於王元景家按此當補祖螭敗一筆

旣士人子女又兼色貌語殊鄙甚可删　言辭懇懇至于流涕語俚穉可省　死不瞑目句亦可省　世宗家蒼頭奴蘭固成云云元康死於世宗之難然世宗被禍之由已見於本紀此處正不必詳敘　即以加刃於顯祖此句有譏義字　杜弼傳大抵採弼自序爲之故其文特繁孫搴陳元康皆以文吏心計薄行貪賄同事相類並載一傳是也杜弼與孫陳頗不相似不得同傳　大不可同之循常例也不成句　魏帝與杜弼論佛法一段無關史傳緊要且論佛亦非精理　弼進老子道德經注表及答詔

可以不錄　弼與世宗論王思政一段嫌其太繁　與刑

邵論人死還生一段科纆恍惚眞可不載　以爲此言譏

我高德政眞不成語　總論直言多矣能無及是者乎似

有蹟咎直言之意不可爲訓

張纂張亮等列傳

斬已首以降當作殺已以降　伯德伏屍而哭伯德當作

亮　敘張耀拒關駐蹕事亦涉冗繁　趙起與二張相亞

然無事實祇可附傳耳徐遠亦然　爾與綦𠏉舍樂同事

我兄云云此段敘次問答總不遒爽衆皆同焉亦不成語

薛琡敬顯儁平鑒列傳

元天穆討邢杲也穆下當脫之字　宜先經略此句未明敬顯儁事跡甚簡不足立傳　薛琡等傳無論贊傳亦甚畧當是不完之篇

万俟普可朱渾元等列傳

万俟普子洛當與普連傳時本跳行另起非　甚優其禮句拙滯　元戰必摧之亦不成句　不時至三字可省自然不能更有行送語欠爽豁　金祚事簡亦可附傳韋子粲亦然　万俟普等並以他國部將慕義歸齊同傳

万俟普等傳亦缺論贊

元坦元斌等列傳

初禧死後云云至故有此言倒補筆卻板拙之甚　受其爵命非由義至腰背雖偉善無可稱語並拙滯板枯　雖祿厚位尊句拙而意稚　然後爲受亦不成句　不能淸白而無所侵犯旣不淸白安能不侵犯邪　陛下許賜臣能句不可解議奏不同語亦不完　山有林木之上鸞鳳斯存意似形容昏禮陳設之盛究不甚了了　元弼魏景穆皇帝之後元暉業弼之子其爲景穆後不足言矣傳暉

業推爲景穆元孫而弱不言其爲景穆後此敘述之疏也
元弼父子並節義氣俠之士不應與諸元同傳　路中
賊遇客恐不免此客不知何人後云客乃退俄客即賊敘
述戀不明晰　臨人有惠政人當作民避太宗諱耳　譏
元氏微弱云云可省　諸元傳有贊無論大抵本於北史
而成

李渾李璵鄭述祖列傳

黑獺若爲形容此必隋唐人方言卻不了了　高相東巡
當是高祖幾前有高相字故訛　威福由此書句亮純

李公緒雅好著書似訂入儒林文苑等傳　李渾等傳無論贊亦非完史或抄雜史爲之

崔暹高德政等列傳

言論之際句俚　極筆二字可省　每催文帳句亦難解或當時常語耶　敎其說周易兩字似多兩字二字　此皆暹之短也句可省　縱欲屈强止當逐我稱帝云云語俱不明晰　敍魏禪齊本末最詳筆下總嫌繁冗且載於高德政傳更不類　沈深有志畧足矣堅實難傾掛句可省　未幾之間之閒二字可省　欲明年貞之不成句

崔逞等傳缺論贊然篇幅尚詳整

王昕列傳

王昕王晞兄弟並傳當作二王傳　即正冠而斂容焉可作郎爲斂容　疑其所傷非獨句拙甚　唯常山邸多無適而去何不明白　王昕傳亦少論贊

陸法和王琳列傳

時人以爲預見萌兆不如作時人以爲先見　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意以爲法和役使鬼神邪恐不可憑太史公固好奇晉宋以來諸史乃好

誕耳　聊觀彼龍睡不動聊觀二字可省　吾自見之四字可省　殺蛇斫牛豈作功德可懺悔者敘事太誕　法和傳不及晉書夏統傳但見其荒忽未見其修潔　請死相報當作以死相報　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誅當作討　朱瑒求琳首書不必錄　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按史記李將軍恂恂如鄙人未聞其善誘也此以論語夫子循循善誘而誤用耳　琳忠節才幹之士與陸法和不類似不得同傳　陸王傳少論贊

蕭明蕭祗等列傳

在其本朝不如作在梁爲是 文常云奉爲魏主語不明

見知遂被眷待見知二字可省 諸蕭並梁宗室同傳

可也徐之才方伎候諸之士正與諸蕭不類 又援引證

據備有條目語冗拙可省、之才解同謡石婆之名而知

武明太后崩及劇談謔語數則皆浮誕小說家言都可刪

去不宜溷入正史 蕭明等傳抄北史成編亦少論贊

楊愔列傳

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語不可通 會有雜集其舍事不

足記 愔聞不屑焉語不明 又謂之曰漫漢云云又令

吏唱人名云云諸劇之談瑣瑣不足記　解童謡亦自穿鑿　燕子獻宋欽道鄭子默並與楊愔同日被難自宜附傳但應改作一篇傳不必另列、楊愔傳少論贊　楊愔傳全與北史同

裴讓之皇甫和等列傳

由是自勉語不明　讓之次弟陬之此已見前不必重出

裴讓之等傳多以漫受母訓爲映帶　此傳與北史同

邢卲列傳

諸人有不認詩者語不明晰省之卻自簡明　雕蟲之美

雕蟲二字用來不當　前云爾朱兆入洛後云靈太后令曰此大𠍴錯當非靈太后也　年事在二人之後年事二字揑湊不明　言畢便撫手大笑句可省　邢邵傳少論贊　邢邵當與魏收同傳

魏收列傳

帝手詔報焉報當作褒可省甚見褒美四字　不逐例多如此不成句　自爲魏梁和好書云云此事殊不足記

文襄曾遊東山云云此段諧戲之詞無關事體何足錄邪　顧諸人曰云云此段語亦繁冗　敘收作魏史事固甚

詳悉亦自冗雜無倫次　難於牽彌不成句　收又同換
云云此下紀敘亦不明白　收外兄博陵崔巖嘗以雙聲
嘲收云云此戲謔之詞不可以濫正史　魏收傳全與北
史同瑣碎夾雜並無條理詼諧鄙誕尤乖正道作史至此
眞成穢派　收傳亦無論贊

辛術元文遙趙彥深列傳

敘傳國璽本末欠簡明　以縣令爲字人之切此避民字
遂致語句牽晦　彼人愧而不受忽稱此人忽稱彼人語
殊雜亂　彼此俱讓亦不成語　若言衆心皆謂天下有

歸語甚拙滯　所以或出或處去而復還何意不明　若

與當家中卑幼云云此數語可省　辛術等傳少論贊

崔季舒祖珽列傳

靜帝報答霸朝又雖迹在魏朝而心歸霸府忽稱霸朝忽

稱霸府稱謂殊不合　欲恣其行樂可省　時議翕然遠

近稱美遠近二字可省　季舒以諫車駕適晉陽被誅記

敘殊不明爽　恐不益亡者語意不明　遂志於宰相不

成句　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奕入語無倫次　臣何止

方於范增縱張良亦不能及云云語意雜亂無序　崔祖

傳少論贊

尉瑾馮子琮等列傳

其見重如此其見賞遇多此類何謂重複可省其一　尉瑾等傳少論贊

綦顯皮景和等列傳

出千秋門自號令自號令三字未得明透　見信於魏衞之間見信二字不穩此句併可省去　二日致死當作二日而卒　爾莫懼服事人法須如此當作事人當如此

止於軍士之中止字疑訛　其殺身成仁者此四字不易

言未免輕用　傳伏降周卻以死事之臣附其傳末亦自不倫　高寶寧守節不臣周所謂疾風勁草也總論乃謂傳伏之徒俱表忠節夫傳伏以亡國之臣受爵於周可謂之忠節乎　暴顯等八人或降周或不降周並列一傳未免雜而不倫

陽斐盧潛等列傳

卿何致難不成句法　邪下惡則可吾不可語蹇滯不明

盧潛傳末附士遜懷仁莊之昌衡思道正達等十餘人

盧固名閥不應父子叔姪兄弟臚載若此此南北朝諸史

之謬也　有人士戲嘲休之云云此無關事跡緊要可刪

又魏收監史之日立高祖本紀云云此段敘魏收作史事卻不明晰　凡此諸事深爲時論所鄙按此怨作總收亦非史體　是其誣罔焉不成句法　陽休之頗有事跡通篇敘述無次第　又是國之司憲句拙　雖人才無愧亦不成句　時論以爲地勢然也此句可刪　袁聿修自居選曹不免攝選婚嫁又云在官廉謹當時少匹夫遵公狥情其謹安在幾於自相矛盾後云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則更牽曲難通矣　袁邢問答書可畧

李稚廉封述等列傳

封述議斷平允又云不免請謁迴避語亦自相舛悖　猶兢懸避句不明　封公何處常得云云句亦詰曲不可解　又經府訴云云此段員鄉[illegible]小兒詼戲語可刪　惇道御之以道上下無怨便用成語亦自廓而不切　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雲云云按此段羊畢互誇門閥瑣鄙不堪可刪　源文宗子弟從兄附載亦苦其多　齊朝貴入周者數人亦不必載

儒林列傳

志存偏黨句意不順　劉晝好矜無實作六合賦自謂絕倫而實不稱不足列於儒林也或可入文苑傳　張景仁本無他長止傳其學書工草隸而已性行卑庸本無特識又通婚胡人何洪珍結交中人鄧長顒表裏朋比彌縫無闕得保恩遇此北齊人士之最下者列之儒林深足爲玷其妻姓奇莫知氏族所出云云此段載景仁之妻事極鄙瑣殊非正史之體　權會乘驢遇二人前牽後隨因而迷悶至明始知是鬼物此怪誕之事本非儒者所宜言列之儒林傳更爲非體　張雕自託於何洪珍爲之謀主又

性行矜誕卒以致禍不得爲中正之士亦不應編入儒林
孫靈暉爲南陽王綽請僧設齋亦非儒者所爲不必載
馬子結亦非通經之士石曜雖以儒學進而所著石子
十卷言甚淺俗俱不宜列入儒林

文苑列傳

總論發端過於廓落隋末唐初人文字往往如此　從而
謝之語殊乖氣　而訥於言敏於行此句不倫可省　袁
奭韋道遜江旰陸豫朱才蕭慤並未見有文學之目列入
文苑碌碌尤數甚屬無謂

循吏列傳

世良從子孝王云云按孝王僅陋謬妄無足錄何必附載

後尋業斷決之處句穉弱　後爲大理卿而齊亡而字

可省　遂强爲晉不成句

酷吏列傳

凡吏公廉而苛刻者謂之酷吏卽珍求取無厭直是汙吏

而已不得列之酷吏　客因戲之曰云云此詼戲之事瑣

瑣不足紀　敘宋遊道事極蕪雜少條理

外戚列傳

趙猛元蠻無事迹可載不必錄

方伎列傳

唯道榮見其如是云云敘事用筆可謂拙極　解法選無事迹可附諸人後耳

恩倖列傳

其宦者之徒云云此下可刪　雖以左道事之者云云此段詞意膚雜不成文理　恩倖阿禿師於路中大叫云云事鄙誕不足錄　君臣應和若此不成句　經古冢謂舍人元行恭云云事瑣瑣亦可省　以勤舊之勞致此切竊

不成句法　贊語亦自卒易似以不經意為之

讀史糾謬卷十二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三

滋陽牛運震撰

後周書

文帝本紀

太祖嘗從數騎於野云云此段載事怪誕又與上下事跡不連不如刪之　宇文諱尚存按令狐以唐臣而紀周祖不必稱諱凡此等皆當改正稱名　太祖至安定遇侯景北史有吐哺上馬四字較有氣色　太祖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云云此段詞意繁曲可刪　初賀拔岳營於河曲

云云此段亦悅惚之詞可省　悅果疑其左右云云數語與上不連亦可節省　敘齊神武欲留太祖一段不及北史之詳悉有情致　太祖乃令太常盧辯作告云云按此段做摹誥之體極陳腐不堪與王莽摹尚書之文一樣可厭不如省之　恒以反風俗復古始爲心語勢未完不似將煞之體　文帝紀簡勁處不及北史

明帝本紀

明帝幸同州過故宅賦詩云云詩平平可以不錄　帝因食遇毒明帝以弑崩何不直書何人之毒而云遇毒邪

武帝本紀

夏四月甲辰禁屠宰按禁屠宰似不必書　齊主自將輕騎走鄴是日詔以下有闕文　北營州刺史高寶寧據州反按此紀寶寧之反不言如何討平必有闕漏　二年閒必使天下一統此其志也按此收結不佳

靜帝本紀

帝崩時年九歲隋志也按此則靜帝爲隋所弒明矣似不必作微詞隋志也何意亦未明

皇后列傳

諸冊皇太后尊號及封皇后璽書並可省　於今尚存北史作貞觀初猶存似勝　斯魏文所以發一概之詔也已按一概之詔語意不明
邵惠公顥等列傳
幽國公廣其故吏李充信等上表可省詔語並依北史節錄爲是　亮翼椿衆並無甚行績可紀祗從附錄可也不必作傳菩提至賓等亦然
晉蕩公護列傳
初襄陽蠻帥向天保等云云北史作師還護又討平襄陽

蠻帥向天保等萬餘落一筆已足何等簡徑　至是人以護字當之此何稚氣　護母閻氏報護書乃北齊人所爲詞極愷摯入情北史刪節數處更勝原本當依北史　本以鼎阻得寵於護鼎阻字用來無當　叱羅協附傳也失之太冗應從節省　論中有反經行權等語迂泛不切

齊煬王憲列傳

甘受面欺謂甘受面欺之罪也截二字便不成語　晉公護謂憲曰寇賊充斥戎馬交馳云云語繁而無謂北史省之但云晉公護問計於憲較爲簡徑　方欲道之以政齊

之以刑云云語句殊泛亦不叶順憲既爲護所委任以下
轉折眉目竟不甚清說來總難通曉手筆之拙亦已極矣
憲令禾昌公椿伐柏爲菴一段紀載亦甚拙滯不疑軍
退四字尤拙

文閔明武宣諸子列傳

齊淑妃馮氏尤爲齊後主所幸此句插入不叶尤爲齊後
主所幸句亦可省　明帝子有宋主寶注寶傳闕北史云
寶出後宋獻公震

賀拔勝念賢列傳

勝委質事榮北史作勝兄弟三人遂委質事榮較明晰
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如何北史作欲屈君鎮之如何較
簡徑　以報已知當作以報知已北史此處少數語祇用
是所願也一句極直截　朝廷嘉其還云云北史魏帝握
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云云添數語較有精彩　因
告之曰賀六渾云云北史作連叱而字之曰較勝　追神
武數里刃數垂及之北史此處有神武汗流氣殆盡數字
周書無之減色　賀拔岳傳北史有岳乘城射衛可瓌事
周書亦無之　爾朱榮與元天穆謀入匡朝廷謂岳曰云

云北史削去祇作問計於岳較省簡　悅乃誘岳入營共論兵事云云北史於共論兵事下有詐云腹痛起而徐行八字　贊語不有所廢君何以興引喻不倫

寇洛李弼等列傳

人情驚擾不可復定此數字繁而無謂可删　弼呼其麾下六十騎北史作九十騎　賊遂爲二北史作賊分爲二等者稍懈此四字插入可議北史删之爲是　不知樹之形貌正自如是句拙鈍特甚　賊望見雖疑有伏兵云云句意拮屈轉折費力　其見待如此語稚　公豈得便爾

獨善語爲甚　敘三老入門儀禮及皇帝與三老問答一段冗繁無當按此只應總紀一　如云以于謹爲三老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乞食成禮可矣至皇帝與三老問答等語亦瑣瑣何足錄邪

趙貴獨孤信等列傳

傳後附列八柱國十二將軍銜名史家無此體例惟漢書列麒麟閣十一人於蘇武傳末創有此體然漢書仍於一篇之中聯絡有法此於傳贊之後另列一格又與漢書不可一律論也

梁禦若干惠等列傳

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此二語便落文家套數氣　股肱爪牙腹心何寄按腹心何寄四字可省　雖不經師訓雖不知書二語複見無謂當削其一　遂名曰慶此句作結殊無意味事極可稱而文不稱也

王羆王思政列傳

王羆勁急剛直之士事跡犖犖可傳而寫來全不見出色

北史載羆爲雍州別駕淸廉疾惡勵精公事云云周書削之　乃遺羆鐵券云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按羆已授荆

州刺史奚不應侯城全乃援之也此文必有誤 北史載羆行南秦州事擊捕反者復斬其魁帥周書無之 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按北史羆鎮華州齊兵入城羆袒身徒跣持一白棒大呼曰老羆云云與周書異此城是王羆冢冢北史作家 羆曰耕種收穫云云數語意思殊佳而四字排句板滯可厭 北史載羆安於貧素不營生業云云此段甚不可少周書削之 王思政擲樗蒱得金帶一段事自瑣瑣寫來毫無意味 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眞不成語 比太祖止之此句插入亦不

明　太祖期寄更深語殊不了了北史作自此朝寄更深

北史初思政在荆州云云周書無此一段

達奚武侯莫陳順等列傳

言者慙而退此句可省　武登華嶽禱雨事紀載太詳未免過於鋪張　時論深鄙焉句亦可省　贊曰兵機倚伏云云此段議論太繁未能簡要　此門者曰今大軍已至云云語殊欠壯索然少氣色

王盟賀蘭祥等列傳

禮冠羣后四字可省　北史載王誼見一朝士於帝前不

忝欲擊之自是朝臣無敢不肅周書削去此事絲誼卒於隋文帝時當是隋臣故事皆從畧　賀蘭祥討吐谷渾檄可以不錄　當賞汝佳口此不成語　叱列伏龜畧無事實可紀似不必立傳　及護誅高祖以此重之上下文意不叶　乃詔靜帝至第二云云靜帝當作皇太子

尉遲迥王謙等列傳

迥以爲紀既盡銳云云按此處語繁可刪必有征無戰亦不成語　北史時夏中連雨山路險峻云云周書竝刪去　北史初紀至巴郡遣前南梁州刺史云云紀迥攻蜀戰

主客戰守之事甚了了周書並畧之北史又有迥與齊戰於茫山反行御敵事周書亦削此條　一載隋文帝分兵討迥較北史亦畧　惇率衆十萬云云此句突如其來不甚倫次不細檢閱幾不知惇爲何人矣

周惠達王寬等列傳

人生富貴云云此數語可從節省　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云云此段繁而無謂甚可省　馮景既從附傳之例不宜另行標目　僕兄既力屈王威云云此數語楊寬意極伉慨而史家載之詞頗瑣碎　太宰見愛云云數語詞

亦不振　柳宏傳楊素誄詞可以不錄　柳慶諫太祖殺王茂事周書所載不如北史之簡淨

盧辯列傳

蘇綽制六條詔書作大誥盧辯依周禮作六官並北周制作儒術大臣當同傳　庶纂前修矣語陳腐可厭官制應別有志周書諸志並闕不得不載盧辯傳中然非體矣

北史載齊神武起兵信都孝閔遣辯勞之於鄴辯抗節不屈此自辯大節所係周書削之何也　北史載辯諷孝武拜石佛事亦不可畧　北史載周所作官制尚是連篇敘

末又有收結周書直另行列敘使人闕之不知其爲盧辯傳矣

李賢列傳

李賢李遠智畧忠勇伯仲相當聲望政可並駕當標題爲二李傳不宜以遠附賢　復爲向勢當作復爲前勢　以遠字可嘉云云謂以遠字萬歲也語殊稚氣不如直點萬歲字老　以爲伏兕射之而中不言虎而云伏兕者避唐諱也然云伏兕便索然少氣力　李遠之子植爲孝閔謀誅宇文護事洩被殺雖非知幾之士其於人臣之節未有

虧也總論乃盛毁之以爲兆隙生釁累啓冡宰無君之心比之厲階貝錦此亦已甚之論矣而猶譏及李遠以爲闕義方之訓無先見之明不亦誣乎 以是詠夷非爲不幸句兊硬無致 總論摘抄北史不增易一字

長孫儉等列傳

北史載儉嘗得一竊盜原情得實誨而放之周書無此事遂白稚曰伏承世子聰慧之姿云云此處語繁不如北史之簡 樂用七音古今不易之理書傳所載天子用六天子縣二八别有所謂非樂以八數之謂也長孫紹遠於

攺入用七之讖辨考反復雖非樂律之正義然徵引可謂

典博矣北史載之極詳周書刪減過畧　紹遠有與樂部

齊樹書周書缺而不載　每勅中厨别進異饌留之止此

傳亦非完作　長孫紹遠斛斯徵於音律之事皆有所長

其況作乎句意不順　譯因此衛之當作因此衛徵

赫連達韓果蔡祐等列傳

達曰不戰而獲城云云此段詞意雜沓重複甚少條理

梁宜豐侯蕭循拒守北史作蕭脩　從儀同李虎按虎係

唐祖他處皆作李諱此處偶未及攺故也　所疑處往必

有獲句意未明爽　似有不目者目字難解疑訛　顧有簡擇眞不成語　此是鐵猛獸也當是鐵猛虎避唐諱耳

乃不認焉句亦俚極

史寧廷騰等列傳

申以投分之言微託思歸之意排語支飾可厭　蓋欲發其怒也此句可省　乃進策曰大人往事葛榮云云語繁雜不得條理　猶謂敎之設詐句塞滯殊帶稗氣

王傑王勇宇文虬等列傳

愼莫皺眉畏死當時咸爲豪發此等語插入殊爲減色

太祖嘗謂諸將曰云云按太祖以李和每稱其意因賜名意事本項項和亦不用此名此段語遂屬無謂不如刪之

但用末後一段爲是　紹卒衆僞退城降此處點敘太略上下似不接屬　以常理論之此句可省

寶熾于翼列傳

敵以殺傷既多北史省此句爲佳　狄因貪惏用左傳成句殊不的切　寶毅第二女即唐太穆皇后誤作有二女便不可通　與卑鄙之徒按卑鄙之徒竟無所指不如省去　狄入雖蹲踞無節此句闌入不倫　皆民譽也與當

作望　及翼還朝元題便敘此二句接下文不順不如刪
去　總論自典午擅朝以下不切實蹟于翼行事并於當
時形勢亦未深考至云顯慶起晉陽之甲文若發幽薊之
兵成敗之數未可量者此真無識之言矣　穆乃以策扶
太祖因大罵曰云云北史作穆下馬以策擊周文背因大
罵曰籠陳軍士云云較周書詳切更覺生色　北史穆知
植并保家主每勸遠除之遠不能用及遠臨刑泣謂穆曰
顯慶吾不用汝言以至此將奈何穆以此獲免此段極有
關係周書削去非是　北史載尉遲迥舉兵遣使招穆穆

鎖其使上其書云云較周書所載較詳　穆有密表勸進及請移都事北史載之周書無此

韋孝寬韋敻等列傳

韋孝寬即韋叔裕以字行也既以韋孝寬標題則傳首當云韋孝寬不當云韋叔裕也　或復可爾眞不成語　便行大戮句亦腐滯可厭　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此數句敘種樹之令不明殊不可解　一日忽來求交易疑别有故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兼論皇家親屬在東之意此等句稍俚不堪　頗知卜筮筮當作筮

每以年迫懸車此六朝駢儷習氣　惟有誠心而已亦不成語　韋夐孝寬之兄也傳中並未點明　韋夐高情雅致以處士終與孝寬迥不相同不應同傳　明帝贈韋夐詩可不必錄即節錄亦足矣　第二子剛亟泣苦諫云云此並薛摩兒供出者然句意却不了了　梁士彥俠勇之士以謀反誅綜其本末與二韋更不類矣其同傳何也韋孝寬等傳少史臣總論　梁士彥北史編入隋傳

申徽陸通等列傳

申徽陸通柳敏唐瑾傳與北史並同傳末少史臣總論似

後人以北史補周書者 徵又使贊成其住計住計俚極

其子等並涕泣奉行此句可省 稍被宣帝疎亦不成句 瑾乃深相結納云云數句敍瑾納交燕公于謹反覺可鄙之甚不如節去直接其爲朝望所宗如此爲是 乃歎曰孤知此人云云語太繁冗應從節省

庫狄峙楊薦等列傳

楊薦王慶傳全與北史同傳末亦少總論

趙善元定等列傳

楊摽軍敗降齊終於東國自應入北齊書不得爲周人矣

裴寬城陷力屈被執於陳數年以憂憤卒與楊摽固自少異

鄭孝穆崔謙等列傳

崔謙字士遜北史名士謙　崔說本名士約賜名說北史作崔說　北史裴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烏蔽天以手指之而能言周書不載　北史載俠與王思政問答一段似不可少周書削之北史又有俠罄目孫嵩張建一事又稱俠遇疾沈頓忽聞鼓聲驚起而愈俱極有情景周書並無此豈刪所不當刪邪　欲令名實相副此句

贅　裕謂其親友曰云云此段眉附𦵏夐傳末　北史薛端傳有端擲樗蒲得瑪瑙鍾事又諫止文帝戲極文帝解冠帶袍袴賜之周書並缺載

鄭偉楊纂等列傳

偉性吃挍口吃不可言性　其忍暴如此此句可省　人所貴者忠義也所懼者危亡也二語冗繁無謂　于時朝貴多其鄉人謁承之曰冠蓋盈路按此事本不足紀乃瑣瑣及之以此爲榮鄙甚　士良去鄉既久忽臨本州云云按此與段永事相類殊無關行實乃云遐近咸以爲榮更

陋一時人號爲黄鬚年少似當作少年〻總論王士良之仕于齊班職上卿出爲牧伯而臨危苟免失忠與義按此評士良允當但士良旣爲背義不忠自與鄭偉崔彥穆等知幾識時擇主而事者不同何必同傳

宼儁韓褒等列傳

家人會賣物與人而剩得絹五匹此語猶未了了不足見其得財失行也　張軌傳與北史同　莫不歎其公勤服其明察二語只約爲一句可矣　朝廷嘉焉此句接上李彥遺誡極不叶屬　李彥傳與北史同　高賓附傳傳首

賓渤海修人也沒其姓不合 總論高賓贊缺

蘇亮柳虯等列傳

呂思禮行實無多似不足立傳或附於他傳可也 北史載薛憕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云云語極忼慨有氣概周書削之 憕以恬然自處不改其舊此等語纍而欠老 閱者以憕言爲然北史作長高以憕言爲然咸曰有家風矣眞不成語 初自鄴逕也庾信贈其詩曰云云按六朝尚文詞人一詩便足爲史傳增重特載於册然非史體矣 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

保全之云云按元偉傳後條列元魏戚屬甚非史家體例

蘇柳二薛等並以文學同傳

韋瑱梁昕等列傳

有夙成之量句空泛無着正不知何者爲夙成邪　辛慶之傳大概載其官階履歷慶之族子昂化洽夷華功績丕著事跡正多然則當是辛昂傳附慶之耳不則辛慶之辛昂並標其目可也　父歡魏隴州刺史宋陽公北史作朱陽公　韋瑱傳世爲三輔著姓梁昕傳世爲關中著姓皇甫璠傳世爲酉州著姓辛慶之傳世爲隴右著姓此諸傳

線索聯合處　杲答曰安成之在關中云云此段語繁意杳絕不爽勁　杜杲有出使之勞別無他績頗與韋瑱諸人不類不應同傳　北史載杜杲再使於陳與徐陵問答辨難甚詳又有對陳宣帝之詞皆極敏辨周書皆無之

尉遲運王軌等列傳

王軌與陳將吳明徹相拒淮上軌以鐵鎖貫車輪橫截船路作用甚奇敘文尚不明晰出色　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云云語繁而無力　但漢王次長云云此等語勢殊瑣瑣不似記敘之體　尉遲運王軌宇文孝伯等並以正直輔

導東宮宣帝遽及於禍顏之儀亦直言敢諫之士故應同傳樂運雖亦以直言見稱但後仕於隋以隋臣終不得為周人也附傳固屬得體但猶過於詳悉尚不似附傳故自可議　總論平庸之極

王褒庾信列傳

王褒庾信本在北史文苑傳中特摘出別作一傳極是

北史外祖梁司空袁昂愛之云云周書少此一段　至此方驗焉句意拙甚　褒等亦竝荷恩眄忘其羇旅焉文飾之詞非史家質直之體　總論駢偶肥麗乃四六之雄施

之論序徙形其拙

蕭撝蕭怡等列傳

撝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云云表奏詔語悉載北史削之但稱撝以母老表請歸養帝弗許而已　蕭世怡本名泰緣與周太祖諱同故以字行異代修史自當稱名爲是

深爲吏民所安變用舊史吏人安之句卻未妥　昔河間好學云云語殊繁費當云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其兼之可矣　梁武帝集四十卷云云此處敘次無法　太圖林信因果觀大圓所論述未見有信因果處此句應削去

拂衣褭褭云云此論大意似仲長統樂志論而體格不如記則擾手貞不成語對語亦嫌太緐　宗懍劉璠柳霞與諸蕭等行事頗不類　北史載宗懍以父高之爲侍御史犯罪理雪願終身菜食及在元帝府中大進魚肉劉殼讓其忠孝並無然則懍亦矯情飾行之士耳周書不載其事而盛稱其孝行何也　劉璠雪賦淺率不雅結語徒云雪之可賦竟何賦之能雪尤不成語甚不足載　其德化爲他界所歸仰如此當作爲人所歸仰　柳霞北史作柳遐

李延孫韋祐等列傳

李延孫韋祐諸人皆以勇力戰績同傳 常若影響語頗不工雅

泉企李遷哲等列傳

李遷哲楊乾運扶猛席固任果並出自降將歸周著功故應同傳泉企陽雄頗與諸人不類

儒林傳

儒之時義大矣哉此句直陳腐不成語 光性崇佛道至誠信敬云云按信奉佛教正與儒道相悖乃以此爲儒林

行實眞誣妄之至者且見一沙門而立浮圖事本恍惚兼亦瑣瑣 況重傳亦述其道經釋典靡不畢綜夫二氏之典綜涉亦亦不爲過獨於儒林名義實不相當豈當時正敎不明士君子爲異端所惑如此

熊安生與周主同坐問答一段推尊周主比於黃帝版泉而以爲過於武王眞阿欲獻諛之尤者此何足爲儒林增重邪 北史載安生在山東時曾以訟熊光塚不得理率其族向塚而號又見徐之才和士開稱觸觸生然則安生之爲儒可知矣

樂遜所上封事其明選擧一條內有闕文樂遜封事五條切合

時宜歷官州郡著有政績似不徒以儒術稱者編之類傳實爲少屈　北史儒林傳別有黎景熙冀儁趙文深周書載之藝術傳

孝義列傳

總論陳腐廓落眞可以無有　後於墓南作一禪窟北史作禪窟似以禪窟爲是　祖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頭曰云云此段語句穉俚不堪　元請僧然燈轉藥師經以祈其祖目見明事極鄙褻何必詳記　隋唐人崇信釋典故於孝義之士或溺佛教者不諱言之而不知其風俗學術

之不正也　總論誠感天地孝通神明此言亦太過

藝術列傳

茂雅元華許夤並北周方伎奇士史失其傳　今時上策莫若近關語句不明　望與之偕老此不成語　殷勤拜請云云此等語繁瑣都可省　諸醫案敘次蕪雜不成條理併不敢望華佗傳　黎景熙讀書強記著述不怠又嘗上書亟言得失請革浮華抑流競可謂有名儒諫臣之風矣編之藝術傳實爲貶屈　冀儁沈謹善書歷任刺史著有聲績趙文深考定六體書萬餘言皆不當以藝術稱者

恐依北史編入儒林爲是　好言未然之事穊句　此亦無餘亦不成句

蕭詧列傳

詧愍時賦可不載詧傳不以文事爲重也　詧諸子不必另作附傳

異域列傳

總論廓泛之極後論與總論議論大畧相似眞可以無有

陸騰攻水邏城本末當於陸騰傳詳載爲是史寧攻吐谷渾事亦當詳於史寧傳蓋風俗物產宜詳於諸國武功

戰績應詳於諸人列傳此史體也

讀史糾謬卷十三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四

滋陽牛運震撰

隋書

高祖紀

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云云此段事涉荒誕小說家裝演之談不足以溷正史脫如所云尼既撫養於別館矣皇妣何緣得自抱之紀敘亦殊乖舛　以太祖勳太祖當指高祖之皇考以門蔭授官也前無所承陡云以太祖勳止不知是何太祖　此止可爲將耳何意與齊王語不叶讀

之不甚了晰　王謙尉遲迥以楊氏專國興兵匡復皆周之忠臣義士也書之不應有貶詞　五王陰謀滋甚五王謂趙陳越代滕也寔稱五王正不知是何五王　高祖齋酒肴以造趙王第按通鑑據别史趙王謀殺楊堅邀堅過其第伏壯士欲刺之非堅齎酒肴赴趙王第也若堅自往當嚴兵自備趙王何得伏士幾欲殺之邪　策命九錫文及禪位詔此隋氏之篡案也沿用宋齊以來舊套雕飾夸溢讀之令人欲嘔作史者括節其詞不必全錄可也　庚寅上疾愈按前未書上有疾亦一疎漏　辛未介國公薨

按周靜帝之薨弑也本紀爲隋諱之　篇中風骨不似代

間人代稱純孝代當作世避太宗諱也陳主知上之覬覦

世人世字偶未及改正者　壬午有事于太廟至太祖神

主前上流涕嗚咽悲不自勝按高祖紀載有事於太廟者

多矣豈獨此次流涕悲不自勝邪事不關要本自可省

晉王諱獻毛龜按晉王廣書於紀者屢矣不應此處忽以

諱舉　羣鹿入殿門馴擾侍衛之內按鹿入殿門怪異之

事不得爲祥乃云馴擾侍衛之內此隋舊史粉飾之文何

得沿用之　開皇十七年九月庚寅一諭庚午一詔俱以

祭日在路奏樂爲非禮議改往式詔諭一事不必複見也宜刪其一但存庚午一詔可也　詔購求遺書於天下按文於天下三字可省　陳主知上之貌異世人使彥畫像持去此條可省　開皇三年六月突厥寇幽州隋總管李崇戰死開皇八年吐谷渾王木彌降隋此邊警大事本紀中不可不錄　開皇九年隋以陳江總袁憲等爲開府儀同三司此事亦應載於本紀　丁亥幸壽宮按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此處當書仁壽宮成　制工商不得進仕當作仕進　開皇八年十月太白出西方按太白逆行順

行或東或西本有常執非災異也此不足書　二十年二月詔禁毀佛及天尊像此詔不必全錄　仁壽三年六月詔父存喪母不宜有緣詞意冗衍重沓須節刪之　丁未崩於大寶殿按高祖之崩煬帝弒之也宣華夫人傳載太子令張衡侍疾遣諸近侍出別宮俄而上崩又張衡傳載衡臨命大言曰我爲人作何物事而望久活此互參之則煬帝弒逆之跡彰彰矣朱氏綱目直書太子廣弒帝子大寶殿明白嚴正不爲疑似之詞其義甚卓唐人修隋史見聞更確乃如常以崩書何也　開皇八年吐谷渾裨王木

彌降隋九年四月復故陳境十年餘境一年十二年詔免
河北河東功調減田租十七年以安義公主妻突厥突利
可汗仁壽二年突厥入寇楊素擊破走之按以上數事皆
關國計邊防大端雖已載於傳志本紀中亦宜標明其目
蓋本紀者傳志之提綱不可不挈其要也

煬帝紀

大業元年契丹寇營州謁者韋雲起以兵討平之此事本
紀畧之亦宜增入　大業二年始建進士科後世進士之
科始於此選舉國之大事亦應編入本紀　朱氏綱目大

業三年春正月突厥啓民可汗來朝據本紀啓民可汗來朝在四月綱目言正月者非也　大業三年殺長寧王儼及其弟七人此事本紀畧之　大業五年二月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樂顧謂左右曰云云按煬帝躬行弒逆忍心絕理安能哀思先帝撫時增感此自煬帝飾託之詞不足錄也　高士達竇建德等起兵於大業七年此羣雄割據之始不可不增入紀中　上謂侍臣曰朕昔從先朝云云此段只是閒作感慨無關情事緊重處亦可省　二年三月當書義寧二年　宇文化及以驍果兵弒帝當書

日史失之　性忌妾媵一太子勇內多嬖幸此處詞句煩

不了了　皆不育之亦不成語　富彊坐是凍餒者何中

必有脫誤　張衡李金才蒲御惟舊積著經綸按張衡輩

謂之積著經綸可乎　求其無形之罪加以刎頸之誅冗

鄙不成語　事君盡禮謇謇匪躬語極陳腐未見當切

至於就擒按以下弒上不可言就擒此敵國之詞耳　總

論冗複言無條次此庸拙之筆也　盧芳小盜漢祖尚且

親征按漢　帝無征盧芳之事或是盧綰也　天方肇亂

遂登儲兩按儲兩當作儲貳以儲貳爲儲兩亦是詞病

恭帝紀

宇文化及殺太上皇於江都宮按文殺當作弒　○本代王及弖而代語殊鄙不堪可刪　○上遜位於大唐以爲酅國公中閒當有脫文

禮儀志

十年冬至祀圓邱帝云云此段紀隋之失禮也不必入禮儀志可省　敘梁明堂當列規制於先後及祭服搏犠牲俎乃有次第　○事在宏傳按此處正不宜用括筆須以詳敘爲是　圓邱明堂雩祀等禮應分門類另行列之梁除

以來歷代儀制應各依門類連敘不必跳行另起如此行款自然清晰　封禪本非古禮隋氏亦未行封禪之禮止是柴望祭告之事此項條目可以不立志創爲封禪之說且云封高報天禪厚報地似乎經常定禮必不可缺者此啓後世人主夸張之習立言不可不甚也　因名山以升中於天此即柴望之禮以此解爲封禪之事謬矣　後周秋分夕月不言圭幣晃輅之色亦一缺漏　自後齊後周及隋其典大抵多依晉儀按志稱晉親蠶禮甚畧乃云後齊後周多依晉儀則不知晉儀何等也　漢武年二十九

乃得太子甚喜甚喜二字稱甚可省　後齊正月晦日云云此條可省北齊後主淫祀事不必錄於禮儀志　喪禮一條祗載皇帝大行儀注稱謚不稱大行一事餘俱言服制耳且喪禮言隋以前而不及隋亦嫌其畧　隋制諸岳崩瀆竭云云此條與喪服儀注不倫宜别置之　梁天監元年以下又二年四年凡數條不必跳行另起　自秦兼天下朝覲之禮遂廢此條叙朝禮須另提

已下闕

讀史糾謬卷之十四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刊

讀史糾謬卷第十五

滋陽牛運震撰

五代史

梁本紀

梁太祖名當正書之如云姓朱氏名溫述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生三子曰全昱存溫亦當殊列之曰全昱存及溫今並無殊別似欠手法、徐州時溥注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按此處冡上蔡州節度使秦宗權故徐州下節度使字可省若云凡稱某州某人者皆其節度使

則安知其不爲某州刺史也∴　德諲叛于宗權以來附按德諲背宗權附朱全忠不得爲叛　五月行營討蔡州按行營二字可議行營非官亦非軍也但云行營討蔡州不知是何人討之　龍紀元年正月按龍紀昭宗年號也但不標著昭宗而祇云龍紀則須考別史而始知其爲昭宗元年也後文所云天子封王爲東平王者亦政不知是何天子　宦者屬耳頗聞之按屬耳字頗覺作意不如作頗聞之未察∴　天子復使來賜王迎鑾紀功碑按上紀昭宗崩則此天子使來賜碑者哀帝也然標著不明閱之不能

了了 封唐王爲濟陰王注謂天子爲唐王錄其本語如此按此處依例當書云廢唐帝爲濟陰王今如其本語而曰封唐王爲濟陰王所謂成其意者也又何以見書法乎

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注反非一朝一夕不能得其日故反者皆不日按以日月爲義例者此後世俗儒求春秋之陋也此友珪之反不日偶失其日耳而解者遂著一反皆不日之例可乎

戊寅皇帝崩注不書崩處以異於得其終者以不得其死故不書葬按春秋公薨不地以其有故而不得正其終也不書葬不忍言葬也春秋内大惡諱

惡莫大於弑君故諱之而不書地與葬以見意今歐陽氏以宋臣而紀五代之事其於君之遇弑者有何可諱而何不忍言乃不直書其事而必隱約迂曲不書崩處不書葬以附諸春秋之法邪夫史例與經體本有不同而歐陽氏與孔子所處之地亦異必欲比而合之吾見其有述經之固而不見其有作史之精也　歐陽氏帝梁而列之於本紀又自以爲獨不僞梁有合於春秋之旨竊謂歐陽氏不沒梁之爲君而列之本紀是也其自以爲不僞梁有合於春秋之旨者非也唐室旣亡天下無君梁割據之雄又有

弑逆篡奪之惡固不得目爲正統者然彼改號稱制父子
代立者十餘年則又不得沒其爲君也沒其爲君則彼一
國之事蹟戰伐勝敗之故將相進退之由無所繫以傳於
後故列之於本紀所以補閏位之缺而俾一國之故有所
繫以傳此於義例無所取而實史體之不得不然者正與
南北史之不沒劉宋蕭齊之爲君者同乃其自論謂有合
於春秋之法而自附於魯桓宣鄭厲衛剽聖人不絕其爲
君之義夫魯桓鄭厲諸君或兄弟相殺或臣下作逆其與
梁之弑逆篡奪以朱易李者本不侔也聖人作春秋其於

弒君之惡內則諱之外則直書其事皆無縁絶其爲君亦
未嘗故爲曲文書其君號而借以著其罪也歐陽氏以其
不僞梁比之春秋之書四君不惟援引失倫抑亦誣罔春
秋之旨矣至謂桀紂不待貶其王而萬世所共惡不知桀
紂雖惡而未嘗有弒君僭號之事如以其惡可惡而遂疑
其王之可貶則三代以來其不成君道者多矣又烏能一
一貶之援此以例四君與朱梁適見其義類不合而紕謬
益甚也　總論自作自辨甚非史體筆力亦庸弱之極
是月皇帝即位于東都注即位大事失其日而書是月見

亂之甚按此處月而不日偶失其日耳注以爲不日見亂之甚恐非義例五代之世繼亂即位者頗多何以皆書日

德音降死罪已下四注德音赦之小者從其本名以著其實按梁唐晉紀所稱德音或降流罪已下囚或降死罪四而大赦不言德音似是赦之小者然晉天福五年春正月丁卯朔德音除民公私債則又非赦也梁唐晉三代纂伐相繼其制度號令未必沿襲不改今三代皆稱德音或非其本名如是也即係本名而標稱之際文義不協亦不得因仍其舊也　冬十月辛亥康王友孜反伏誅注反者

不日誅反者有日故書按注於郢王友珪之反旣著反者不日之例矣今見康王友珪之反有日又以爲誅反有日故日之唐本紀鄴都軍將趙在禮之反有日又以爲原其本心而異於他反者故日之夫誅反者有日而唐同光四年三月趙太伏誅又何以不日也原其本心而異於他反者則有日五代以來藩臣將相反者蹱起豈於趙在禮之外別無一心跡可原者而祇於在禮日之邪凡此皆其說之不可通而例之不可立者矣　梁亡注書曰梁亡見唐莊宗之立速也四月莊宗立稱唐十月梁始亡見唐不待

滅梁而立　按書梁亡所以紀梁之終也與唐莊宗之立速何涉且莊宗立速何關褒貶唐又何必待滅梁而後立邪

唐本紀

且以先王之喪叔父之難告周德威按此係敘事者之詞則叔父當作克寧　用其父仁恭于雁門注剖心以祭墓也按此非有注語不明凡紀事之待注而後明者非良史也當作用其父仁恭于克用之墓則詞顯而意完矣　殺太子少保致仕任圜按此文當作殺致仕太子少保任圜

殺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可類推　莊宗舉鍾以飲嗣源曰卿望梁家赤白馬懼乎雖吾亦怯也按此當作莊宗舉鍾謂嗣源曰卿見梁家赤白馬懼乎語意已足　郭從謙爲景州刺史按此文漏一以字他可推　三辰失行不足懼天象變見不足懼云云按世主所居人上惟天變足以警之今謂三辰失行災異水旱皆不足懼則無一可懼者矣雖所謂六可畏者深中時病而五不足懼之說實激切過當者也以此爲後世有國之戒恐不道之君適滋口實而肆然無忌也　趙敬怡蕘崔協蕘按崔趙書蕘可議恐

祇應書卒　冊皇太后注不書姓氏母尊不可斥按前史冊尊皇太后未有不書姓氏者今以母尊而畧其姓氏竟不知其何太后恐非體例　如衛州注不書帝崩者嘗於廢帝紀書弑鄂王也按一帝之紀必書其終不得以其別見於他紀畧之此處不書帝崩恐亦義例之疎也　以命昭爲右千牛衛將權知天雄軍府事注他命官不書以此書以者明命昭猶可以按命官書以者君命之也如不言以則未知其官出君命歟抑自爲邪固知五代本紀之命官不書以者之疎也今以命官不書以者爲常例而書以

者爲變文則未見令昭之猶可以而他命官之槪不可以也按此處書以令昭爲右千牛云云下於書張令昭伏誅安見令昭猶可以邪　廢帝之崩自焚也亦宜直書

晉本紀

廢帝卽位㨿敬塘必反天福元年五月徙鎭天平敬塘果不受命按㨿敬塘必反繫於淸泰元年之末而以天福元年云云跳行另起意屬而章斷雖亦可通究不便閱者之目此在舊史亦未見其有是也　三月除民二年至四年以前稅注見時歛重而民不堪按五代之賦歛固重但除

民舊迺亦係美政而以爲見時欽之重於義亦曲　出帝
父敬儒高祖兄也按此依例當云出帝名重貴高祖兄子
也下乃敘其生父事迹及出繼本末爲是　嗚呼余嘗封
子重貴爲鄭王又書追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者豈無意哉
按此亦自作自注似非論贊之體如使孔子作春秋必自
注其書法之意旨殆亦不勝其煩矣

漢本紀

總論蓋其於出帝無復君臣之義而幸禍以爲利者其素
志也可勝歎哉按此意義已盡如此便住極有感慨含蓄

夫所謂有諸中必形於外者其見於是乎此數句可省

周本紀

世宗皇帝依例當作本姓柴氏名榮邢州龍岡人也后兄守禮子榮當作榮后兄守禮子　馮道爲大行皇帝山陵使太常卿田敏爲禮儀使云云按山陵禮儀鹵簿等使此皆喪禮所用而前史所無者要非國家興廢所關畧而不書不足爲漏也五代史於唐晉漢周喪葬之事並一一縷其使臣似屬煩細

梁家人傳

五代之君歐陽氏旣列之本紀矣本紀者天子之所得稱也五代內宮當從天子例而曰后妃傳其諸子兄弟當曰宗室傳此皆前史所通行者今廢不用乃總括后妃宗室於一而名之爲家人傳則未聞以天子之尊而貶諸侯大夫之稱者也况后妃宗室總爲一傳亦屬不倫不如分爲二傳仍從前史后妃宗室等稱爲是　太祖少以婦聘之當作太祖少聘爲婦餘可推　友珪以子弑父與梁太祖以臣弑君政同與弑卽位踰年改元春秋皆以君出友珪自立半年改元鳳歷友珪之君例之所不得奪也今乃黜

之不得列於本紀如以其爲弑父之賊則梁太祖亦弑君者也胡不見黜如以爲伸末帝討賊之志則莊宗之滅梁亦爲唐討賊者也胡不併黜梁而伸莊宗之志總論一偏之見紕繆百出義實未安而理有難通也

唐家人傳

太祖正室劉氏按正室當作正妃　居諸兄弟中最賢居當作在　未通庶政此句未老　以見屬我此四字可删
待之甚薄待之頗厚二語相近似有意作對照欠老、
論李從璟一段極得君臣父子之義第不相爲用而又相

害及以私則兩害以義則兩得等語筆力極卑靡員宋體也且紀敘中橫安一論古史記中未有行之者以爲體例漏也如以此論爲必不可已盍綴之唐家人傳末可平凡五代史傳中夾論者俱同此論　陰有避禍意句欠老或作陰爲避禍計似勝　明宗四子從璟從榮從厚從益從厚事無所見從益事附王淑妃傳今列點四子而止敘從璟從榮二傳從益從厚都未一爲照顧亦一疎畧　但佗日重勞民力云云當作徙使佗日重勞民力取怨身後耳文義較順　敘唐家人傳同其號而別其家此亦無深微

意義凡讀史者皆可解似不必屑屑自爲注釋

晉家人傳

范質爲出帝草降表及爲太后表事旣可醜文詞亦無足取載之不惟增石晉之羞實傷中國之體不如刪觀史記匈奴傳不載冒頓嫚罵高后及高后報書極有見也　管取一噄飯處此句俚後代史書相沿用世俗俚語殊不爲怪　杜郎一何相負杜郎謂杜重威也前後文義未見明白班馬等史必不如此　帝亦自絕倒此亦後世通俗語不足入史删此如選人於吏部堂上歸履歷須用官話也

總論繼嗣之道反復明晰然詞語過繁未見脩至之體

漢家人傳

總論蘂庭美楊温死狀不明以爲史文當愼極有見然詞意亦繁疊殊費筆墨夫庭美温固不得其所以死然其因湘陰不得立拒周而見殺則固章章者雖史失其狀而不得爲立傳亦無害其爲死節也又烏庸瑣瑣辨之

周家人傳

臣父老矣願以授之按此語簡則簡矣而意義不完當云臣父老矣願以臣官授之　總論至公天下之所共也及

以見周之有愧於心者矣等句皆朱文時派也竊以爲直
不成語

梁臣傳

總序無者非無一人盡僅有之耳此眞朱文訓詁體　論
兵之勝敗一段豈非適與其機會耶止此最妙故曰兵者
凶器云云爲贅　牛存節傳載晉人穴地攻澤州存節選
勇士數十亦穴地應之晉人解去徐懷玉傳云懷玉屯于
澤州晉人攻之爲隧以入懷玉擊之隧中晉人乃卻雖一
事兩傳可互見但存節傳不及懷玉懷玉傳亦不及存節

究不知誰爲主將亦一疎畧

唐臣傳

郭崇韜傳可以圖也以字可省　故人子弟或以爲言按故人子弟四字可省　安重誨傳雖其盡忠勞力時有補益而恃功矜寵威福自出云云按此傳提綱分柱逐段照應亦是史家變格第紀載之文本以直敘事實爲體不以聯合鈎帶爲工即或有敘事中夾用斷語參以議論必别有意義如史記之伯夷屈原孟荀等傳皆以事實少見難於鋪敘成篇故用議論感慨以間之非好爲變格以示奇

也安重誨係沙陀唐重臣極有事跡可載何乃不爲直敘正體而必效史家變格乎　周德威傳無徒望而愛之此句可省　符存審傳然履鋒冒刃出死入生而得至此也按存審臨終數語乃有氣者之言履鋒冒刃云云語繁而未見遒壯　何無生客之禮也此句亦可省　元行欽從莊宗出奔及莊宗崩不能自決而逃死求生終於被執見殺其失易見不必屑屑立論也　孔謙張延朗皆以長於錢穀爲租庸三司等使極可併爲一傳　任圜傳以子先人固難容貸然罰不及嗣子可從輕云云按此段語意板

重似六朝史書冗體應有剪裁　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
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按此數語稚陋與常當思易之
蕭希甫傳人有引漢李陵書以譏之云云按此段可省無
關事情且答蘇武書本非李陵作

晉臣傳

桑維翰傳常臨鑑以自奇按以自奇三字可省　桑維翰
景延廣二人關晉事成敗本可作合傳今維翰傳帶敘延
廣處極多儼然合傳之體延廣傳止一見維翰名字而維
翰與延廣交涉事跡全未一及

漢臣傳

劉銖傳是時太祖方欲歸人心按歸字不如作收字爲穩

周臣傳

總論傷於繁盡治亂相去雖遠甚而其所以致之者不多也句亦稚薄不堪　敗者臨棊注目終日而勞心云云此數句可省

死節傳

非守殷敵也當作守殷非其敵也　彥章武人不知書云云按此段當在彥章見殺之後橫插於此殊不倫

死事傳

并景readings

唐六臣傳

六臣傳當作唐故臣傳本諸唐而繫以故則諸臣之失節自見且傳末附杜曉言故臣不言六臣則曉可括也一括論甚乎作偏者也眞可謂不仁之人哉此等直不成語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云云按此立三柱分應之文體甚陋且朋黨之論與六臣何涉而痛詆議朋黨著於六臣傳後邪

義兒傳

及其亡也亦由焉句短氣不成文理　周德威戰死後又云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按此將周德威死複提兩見殊嫌重沓如云代周德威權分幽州則可省一周德威死而文理亦順　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爲多楊氏之積蓄有助焉此等句頗嫌其弱

伶官傳

乃追縣令擒至馬前當作追擒縣令至馬前

宦者傳

莊宗記諸將按諸字頗作意卻涉稚氣　篇首總序極簡嚴深切傳後總論痛言宦者之禍意思總不出此而序後加論論後又加論反復申明立傳之義固爲彰顯而文亦不勝繁冗矣　宦者傳開端以女禍深作傳垂戒爲辭而標名立傳者乃張承業張居翰二人按承業佐晉圖王而又義不忘唐可謂晉之功臣唐之忠臣矣居翰事晉亦醇謹無過又更詔書一字而活蜀千人事極可傳述以此二人列之馬紹宏孟漢瓊之倫雖稍殊列究同一傳二人未免屈辱亦豈作傳垂戒之意邪　張承業非宦者之流

也觀其事跡本末及諫莊宗數語眞忠義大臣之言尚非一行死事諸傳人物可比此五代第一流人品也歐陽氏不特爲立傳而傳之宦者傳中屈抑已甚乃又曰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又曰憎而知其善抑何其立論之悖也

李茂貞等傳

茂貞李惟亡唐亦自困矣按此當作而茂貞亦以大困較勝原文　建與諸王皆屬和之按韓建刼昭宗昭宗登齊雲樓望京師作菩薩蠻詞從臣悲歌泣下此正爲建而發而建所不欲聞者建豈肯屬和之邪　總論於厚斂之弊

脩言之第史論所以紀一代之成敗得失此試厚薨因溫韜掘唐諸陵而發之試問於五代之君成敗得失何涉也周太祖遺令儉葬當載於周太祖本紀末亦不應紀於此

盧光稠等傳

城中夜光起當作火起

劉知俊等傳

令捍已死未能塞責此二句語意不明似口吻猶未了者而蜀人亦共嫉之按此處文義當作蜀人亦共嫉知俊

趙在禮等傳

趙在禮傳中夜惶惑按惶惑二字可省　王建立傳陛下始睡覺矣此句亦太鄙俚

翟光鄴等傳

論王進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此意不過數行可了今敷衍太多殊有意少詞繁之病

朱守殷等傳

論李彥珣彎弓射母以爲由於不愼於習而責高祖之安焉不恠按惡莫大於殺母則縱殺母者其失亦自可見此豈待論斷而後可知邪五代史論如此等處皆贅文也

鐵胡重榮小字按鐵胡小字此處旣有點逗則傳首小字鐵胡可以不必點出　德光問日懼否皆日甚懼日何懼此等語殊嫌稚氣　高祖疑其有所不足按上文常如有所恨者此復云疑其有所不足似複不如作高祖疑之較勝　惟不及張生鐵死得其所按張生鐵謂張敬達也未經點明亦疎漏

王景崇等傳

王景崇傳吾欲爲萬有一得之計可乎此句涉稚氣不如作吾欲爲萬一計可乎較勝

馮道等傳

總序善乎管子之能言也能字可省　無所不取無所不爲等語冗滯而稚靡特甚眞宋人語也　因詞文士聶夷中田家詩宜載其詞　李斑事跡可自成一傳胡不列之梁臣傳而附之其弟李琪傳邪　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參以下因李琪請罷五日起居復朔望入閤而詳及唐制也記唐儀制雖極詳核但以琪傳而及唐制似非傳體所宜況上文自唐末喪亂朝廷之禮壞一段已將唐制提掇於前而此段又鋪敘于後豈不纍複而於文體

有害乎且即以記事而論及唐制亦無不可然自有簡約纓帶之法也　盧導不草勸進牋以迎潞王與馮道異趣似不應與馮道等同列一傳　司空頲亦與馮道等行事不類

劉昫等傳

劉岳傳後論岳刪定禮儀一段極可裁省蓋岳所定書儀之鄙俚不經及世俗傳習之失傳中已及之不必複見也

李崧等傳

馬重績趙延義頗明於星歷卜筮之學與李崧等諸人不

類

吳世家

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衆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按此數語句繁可省如作其鋒不可當而可久以敝之固已意盡而語明　徐知誥即李昪也封齊王吳世家未注明所以但云奉冊禪位於齊王下云李昪遷其子孫於海陵使人不讀南唐世家則無以知齊王徐知誥即爲李昪矣

南唐世家

李昪徐溫養子也本名徐知誥僭號後乃復姓改名其所

以篡吳而建南唐者因席溫之基業權勢而大之也昇亦不敢忘徐氏恩而奉溫爲義祖竊意徐溫事蹟當附見於南唐世家之中而不必别綴於吳世家之後也　寻世家江南其故老多能言李氏時事云云此段應跳行另提起如總論一則爲是

前蜀世家

閩衍已銜璧當作閩衍已降　總論於龜龍麟鳳騶虞之類逐端辨之最晰然亦何必瑣瑣置辨

南漢世家

不覺冢頤垂涎呀呷按此極意用字刻劃而形容猶未盡工

凡例傳無可置論斷處則不必更加贊語蜀漢楚等世家地據一方世歷數代其事跡始終謀計得失寧無可論次者似每世家後加一論贊亦不可少也

閩世家

緒後自殺緒已見廢按此重提緒廢為下文推溯為主地也然緒次祗覺牽强不順　吾今不王何待之有可削之有二字

南平世家

歸以為榮耀耀字可省　即復還之而無媿從誨所向稱
臣蓋利其賜予按此數語俱帶稚氣而意義不完　俚俗
語謂奪攘苟得云云按此當作故諸國皆目為高賴子賴
子俚俗語謂無賴也文義已足不必瑣瑣　不知其得立
之因當作不知其所以立

東漢世家

遣嬖者薄超圖殺郭氏圖字可省

諸國享國年數似應於篇末載之

凡史記之次有本紀而後有世家有世家而後有列傳未

有列傳在前而世家在後者十國割據一方父子相繼以爲世家則可矣然以次列之則不得不序於列傳之後遂使世家列傳先後倒置矣因知不如晉書編十六國爲載紀者義當而序順也　十國固非中國有也然有受中國封爵而來朝貢者則何妨書於本紀也乃以爲書之則夷狄視之而五代之君未可以夷狄之是以外而不書見其自絕於中國也試觀晉帝紀之於張軌李暠等一切封爵朝貢何嘗不書亦何得謂爲夷狄視之邪况十國中如錢越始終尊事中國又豈其自絕於中國邪

四庫附錄

虜法令嚴肅如此也此句欠老　而渤海未除志願不遂此等語以文弱失神　旗幟光明而士馬嚴整此以儷偶語爲史傳凡此皆後世史體也　其愛之如此此句弱　幷邑宂殘四字亦欠老

司天考職方考依史例皆在諸本紀之後家人傳之前

讀史糾謬卷十五終

蘭陵門人張桂林校刋